

圆桌对话

期待最好的人机相遇时刻

科技、幻想、文学、哲学,对科幻的讨论从来不止一种向度。当下,科幻文学的意义早已溢出类型文学边界之外,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和思想价值。对于技术时代的文学生活,也需要有更多维度的科幻视角进入并参与讨论。本期科幻圆桌对话邀请学者、作家围绕科幻与哲学、游戏、人工智能等话题进行漫谈。

——编者



用科幻的笔法改编文学经典

双翅目:从契诃夫的《海鸥》到老舍的《茶馆》,选择这些文本改编,最主要的是关联我本身的写作能力。改写已经非常成熟的作品,一方面是我在挑战它,但更多时候是站在它的肩膀上,更清晰地体会它到底好在哪里。比如《海鸥》,我想用科幻的方式把故事架空,放到宇宙的场域当中,假设不同的戏剧以后都放在以行星为背景的宇宙片场中进行演绎,演绎过程中可能有观众,可能没有观众。改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改动契诃夫作品的内核,或者说,我没有办法真正地在艺术内核层面有科幻性的改动。我也非常喜欢老舍的《茶馆》,我想用科幻的方式改写这部中国话剧,背景同样放在宇宙,所有的人物都把姓去掉,比如只有掌柜、二爷、四爷,这样人物更有普遍性。改写后,我的体会是,老舍不愧是老舍,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一些老舍在写作过程中处理的社会问题。

科学和艺术是两套话语体系,但科幻要把这两个东西捏在一起。在写《宇宙尽头的茶馆》时,我尝试融合和叠加,看一看最后能出什么效果。这只是尝试,不能说成功,但尝试本身还是有价值的。

严锋:科幻不光是技术的、冷冰冰的,它的技术理性中隐藏着极大的激情。科幻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技术细节,但穿过这些细节,能看到背后一种更灵魂化的存在,这是科幻最重要的内核。

我们用科幻的眼睛看《狂人日记》,会发现它在现实和超现实、梦幻和真实当中不断地跳跃、穿行和越界。现在学界还在不断争论《狂人日记》里哪些是真实的场景,其实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尺度就可能狭隘化了。当我们用科幻的眼睛去看,文本层面很多不同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再比如《三体》中的游戏,伏羲、周文王、纣王,这部分的描写很像《故事新编》里面的《铸剑》,黑色幽默、时空错杂,这是一种跨时空的狂欢,鲁迅真是太超前了。现在再看《铸剑》,描写对象野蛮血腥,描写本身是冷静的,有一种超越、幽默的眼光,在那个时代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文体。《三体》里,伏羲把一罐调料浇在自己身上,这个描写难道仅仅是科幻的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相互眺望和连接。

在科幻想象中重提“万物有灵”

吕广钊:双翅目的小说辨识度很高,因为哲学气息很浓厚。我看她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公鸡王

子》。里面的机器人和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不一样。机器人自创生开始就被定义成了没有反抗性质的工具,这是以人为中心来理解,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机器人的叙事都很难绕开这个逻辑。很多科幻文学作品,不管是挑战这个法则还是从这个法则出发创作,都希望建构一个与人差不多的机器人。在很多作家眼里,最好的机器人,就是和人长得一模一样的,有感情的机器人。这是非常霸道的逻辑,机器人为什么要和人一样?机器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们没有身体作为局限。

双翅目的《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些神话人物,比如刑天,没有头,眼睛长在胸上。他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与我们不一样?当我不是人,做一个动物、一棵植物、一个石头甚至一个细菌,它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作为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所有这些认识世界的方式都是平等的,这些能动性的存在都会产生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是与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非常不一样的、新的解释世界的方式。

严锋:去中心化,破除人的自恋,科幻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双翅目等科幻作家的小说中已经在描写这样的演变,技术让我们和万物有了更直接的接口,比如刑天用肚皮去呼吸、说话,用胸口去看,用肠子去思考。其实这本身就包含了科学的成分,“肠胃的想法”,今天的科学研究让我们知道,肠道菌群真的有它的想法,它可以影响我们的喜怒哀乐。

我在20世纪90年代玩过《Bad Mojo》(坏蟑螂)这款游戏。玩家扮演一个蟑螂,游戏里面人在片场扮演动物,成为那个可恶的动物。现在,玩家在主流3A游戏《Stray》(迷失)里扮演一个猫,在《Moss》(莫斯)里扮演老鼠,那么你对老鼠的观感完全不一样。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写主角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这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场景,讲人如何被异化,它是比喻的说法,这是文学史很了不起的时刻,一个飞升的时刻。可是今天在游戏中,我们和甲虫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作为人类,我们可以与万事万物产生各种连接。类似双翅目这样的科幻创作提醒我们,事情没那么简单,当你成为万事万物的时候,又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比如发现交流的困难,这是无穷的反转,也是科幻的题中之意。

双翅目:我觉得“人是万物的灵长”只是进化史的一个阶段。这一观点本身就值得质疑,人比动物好吗?很多动物的善良和智慧的行为,会让我觉得这些动物比我们想象中更聪明、更有灵性,只是它们不会说话而已。比如我看到一个纪



鲁迅,《故事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奥】弗朗茨·卡夫卡,《变形记》,译林出版社,2024年5月



《三体》游戏画面截图

录片,讲的是救助站会把不同的动物放在一起,一只狗和一只乌龟成为好朋友,狗每次吃饭的时候就一定等着乌龟慢慢地吃,狗陪着它一起吃。这种跨物种的交流对人是有所启发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动物的相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相处的关系,可以启示我们思考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

我确实受德勒兹哲学的影响,比较认同他的一点是,人可以成为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可以转换视角,成为另外的东西。当下,这可能更加真实地发生在技术时代。

无穷无尽的对话,恰是文学的意义

严锋:AI也是一种眼睛。现在有科幻的眼睛,有游戏的眼睛,还有AI的眼睛,三个眼睛可以叠加。AI的眼睛会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话的重要性。对话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双翅目以科幻的方式和传统经典对话,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写先辈和后辈“搏斗”,这也是一种对话,它是持续的过程,很像我们和AI之间的关系。

刘慈欣的小说《诗云》谈的是神级的文明,想超越李白写出最好的唐诗,甚至点燃了太阳系变成一个星云,包含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诗,这是不得了的想象。可是问题来了,怎么把最好的诗挑出来?这个小说就涉及我们和AI、人和技术的关系。在对话的意义上,人是有用的,传统的作家是无可替代的。我们正在进行一种无尽的对话:包括人和人的对话,我们和传统的对话,科幻和传统文学的对话,也包括我们和AI的对话。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对话,在对抗碎片化世界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在对

中建立起新的连接?这种连接不是僵化、固定、压制性的,而是流动、开放、多线程的,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对话,这恰恰是文学的意义。

我也在尝试和AI对话写作,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让它续写,其实文学就是永恒的改写、续写的过程,我们都在合作写一本大书,一本流动、不断变化的大书,比如我让它写《三体》,给它《三体》的设定,但让它写一个和《三体》不一样的小说。另外一个续写《红楼梦》后40回,这简直是巅峰级的挑战。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提示词,不断磨合,磨出更合你意的版本。比如我就和它磨出一个版本,里面薛宝钗和贾宝玉结婚了,贾宝玉没有发疯。林黛玉最后也在痛苦当中死去,但不是在婚礼同一天,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悲剧。

AI的版本写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的那一天,他要去揭开红盖头,里面有一个心理活动写贾宝玉突然恍惚了。这是AI打动我的时刻,他突然在那一刻把薛宝钗误认为是林黛玉,还心里想:“这个红盖头这么薄,林妹妹会不会太冷?”有点跳跃,但是这种恍惚我没有想到AI会写出来。AI不可捉摸,AI会做梦,这不就是《红楼梦》吗?我们不用排斥,但我们也不用觉得它就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就是那个片刻,我觉得我们和AI之间也产生了某种关系,这是我喜欢的人机相遇的时刻,也可能是《红楼梦》著作史上新的阶段。

在加速时代,如何与技术更好共生共存

吕广钊:技术诞生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如何与技术共生。作为能够建立文明的人,最初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已经在和技术相互融合的过程之中了。当人们发明了工具,人就不再是人,而是“人+工具”的共生存在。当最新的技术发明出来,人就成了“人+技术”所出现的东西,这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关系。

技术带来了非常多的改变,比如全球化带来空间关系的改变,信息化更是加快了各种交流的速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技术出现之后带来了哪些关系的改变,这些改变带来怎样的政治经济意义和文化价值,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非常快地融入生活,以至于断网会给人类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保罗·维利里奥认为,人类所有的发明,无非都是对更快速度的追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也是速度的影响,它可以代替绘画、创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文艺创作,这些在各个领域都有讨论的价值。如何探讨这种加速主义对人类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双翅目:我是技术乐观主义者。AI可以帮我节约时间成本,大部分生成式AI是一种均值式的处理,它给出的是专业水平中的一般水准,肯定不是最一枝独秀的那种。我写论文,长时间段的、艰辛的、创造性的工作我自己做,AI可以帮我做杂事,比如按照参考文献做格式整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发现我对AI的使用一方面是加速的,我希望它把我不想干的事儿干了;另一方面,它给我留出时间做减速,让我有时间去写真正值得投入精力的东西。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加速和减速?这也是很现实主义的计算时间的问题。

现在,我争取和AI进行更复杂的互动,比如进行深度对话,借助AI挖掘更专业的东西,像我小说中的星体轨道计算等等。我努力问AI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努力让它生成一些更复杂的东西。这样,就变成大家从不同的渠道对话。DeepSeek是人和AI一起工作,不是AI自己去生成。我有些时候想,人和AI的互动就像J人和P人的互动(MBTI的16型人格),如果让它生成更细致的内容,努力让它做出更多的判断,不管是后台预先设置的判断,还是我问更细节的问题,都相当于是导向型的判断。所以人与AI的关系,是生成和判断的互动。这个时候,如果我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我自己会生成观念同时进行判断;但如果我不是专家,就需要AI的帮助。在人与AI的合作上,生成和判断结合在一起,大方向应该是努力产出非碎片化的东西,产出体系化、复杂化的针对技术社会问题的良善方案。

严锋:世界面临的危险是越来越简单化了,我们什么都依赖AI,可我们也得思考,有些事情不能全让它做。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艺术是很重要的,复杂性恰恰是文学艺术最有意义的地方。我特别喜欢DeepSeek的一点,就是它的深度思考过程。过程太重要了,它是一种复杂性的东西,文学和游戏都是关乎于过程的。刘慈欣有一句话,传统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区别是什么?传统文学描写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而科幻作家就像上帝那样去创造那个世界。随着AI的到来,作家并不完全主导一个世界的创造,AI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和AI一起合作,来协同演化,这是我希望的图景。

记者观察

2025年5月,三体计算星座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首个整装互联的太空计算星座正式进入组网阶段。三体计算星座的发射代表着人类科技想象与工程实践的深度融合——它不仅是科幻作品中“将恒星转化为超级计算机”的壮丽设想首次获得工程化验证,更代表着太空基础设施从通信传输向分布式算力网络的历史性跨越。

日前,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赛事——“2025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落下帷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它们或身着“华服”表演街舞、传统舞蹈、曲艺、服饰走秀,或参加自由搏击、田径、障碍赛等竞技类比赛。短短几天,不少机器人贡献了令人捧腹的“名场面”,不仅火遍社交圈,也展现了人形机器人在日常生活、文艺表演和体育竞技方面的应用,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人机融合共生新图景。面对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进化,人类的想象力也需要更新迭代。有一直“追更”此次比赛的科幻作家看完机器人的表现后感慨:不知道未来的科幻小说,能否想象出一种超越过去固有认知框架的新型人机关系。

从太空战场到南天门计划的畅想,从Ω三体星的想象到三体计算星座升空,从赛博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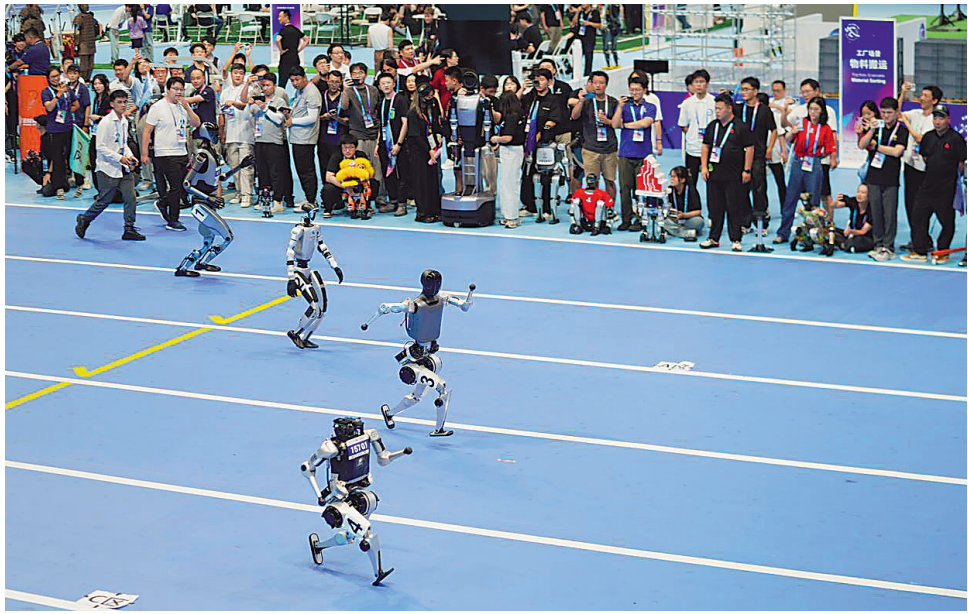
的想象,到人形机器人毫不费力完成越野障碍赛的现实,科幻想象立足科技,又往往预先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创意。日前,在“永不落幕的科幻大会”系列活动的“科幻+”产业创新主题沙龙上,科幻作家、产业专家、科技从业者等围绕科幻创作、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科幻产业发展等话题,探讨如何将科幻叙事中的技术预见性转化为可落地的科技创新场景。

科幻启迪人们思考未来的技术路径。在与来自航天科技、产业界专家学者对话的环节,作家刘慈欣认为,人工智能是离科幻最近的科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科幻想象中的场景也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科技的发展为科幻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条件,科幻作家能够更大程度释放想象力。除了远距离的深空探测技术,当下他更关注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命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这些技术的任何一点突破都可能为人类带来一个科幻世界所想象的全新时代”。

科幻创意与科学研究相互哺育和激发,在落地过程中进一步融为一体,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胡坚的感受。他提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进入航天事业,航天科技人员致力于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智能

科幻是激发创新的“催化剂”

■本报记者 康春华



8月14日,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开幕。图为机器人在开幕式上开展100米赛跑。新华社记者 谢晗摄

网络,如同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未来卫星可以自主执行任务,将大大提高航天科技领域的生

产力”。不少业内人士提到,核物理、暗物质等许多来自科幻小说的“创意概念”正成为很多

科研人士研究的方向,这些研究既从科幻中汲取灵感,反过来也通过技术突破持续为科幻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素材。

科技发展不断重塑着人与世界的关系。“进入6G时代后,未来的手机网络将变成一张大网,将人类身边的一切都连接在一起,感知一体化、通算处理等技术会走向融合的阶段。”中国电科网通集团北京研发中心主任宋瑞良说。他认为,6G技术将为科幻想象大开“方便之门”,科幻作家可以想象,作为生物体的人类,如何成为尖端通信技术的载体,与世间万物形成新的连结,从而为信息交流、文化交流乃至宇宙间的文明交流提供新的创意灵感。

在技术浪潮之下,人类讲故事的能力是否依然独特和珍贵?科幻作家和科幻产业人士表示,科幻原创并不仅限于小说中的奇思妙想,也包括游戏中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世界观设定与叙事架构,这种原创力是IP后续影视化、游戏化和衍生开发的能量源泉。科幻游戏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未来的想象,更在于让这些想象突破纸面和屏幕的边界,真正触达大众。

优质原创内容是科幻产业的原生土壤。只有优质的原创内容才能成为坚实的地基,为后续科幻IP转化提供资源和养分,支撑起一个有生命力的、庞大科幻IP宇宙。如同刘慈欣所言,“哺育大量好的科幻原创内容,是中国科幻产业未来发展的基石”。

深耕原创、培育沃土,讲好中国的科幻故事,更好地沟通世界,方能使中国科幻走向更广阔和坚实的未来。